

生活物事

李憶茗

人生在緣

大約是在三十年前吧，在一個印度手工藝品展銷會上我買了一盞燈。那是一盞座燈，全銅的，上面鑲滿五彩繽紛的寶石。按理，舉凡鑲珠嵌石的東西，必定是炫麗華貴，滿帶富貴氣的。可是這燈，卻給我一種很不平實的感覺，非但沒有富貴氣，反之更像是一支清淡的水仙，開在臨水的溪邊。對它一見傾心，固然是因為它給了我一種美好的感覺，其實更多的是因為它的全手工，而且是純銅的，連燈罩也是以純銅打造而成，上面同樣鑲滿寶石，並砌成一朵朵綠條極美的花。燈罩的邊緣呈荷葉形。亮着時，光影從鑲寶石的縫隙間漏出來，瀉得滿地板的影影綽綽。

三十年來，這盞座燈不時改變位置；我有時把它擱在書桌上，有時擱在櫃頂，有時擱在小几上，但不論是擱在什麼位置上，那光一如既往地橙黃橙黃的，很溫婉。就在這樣昏暗而朦朧的氣氛裏，我真切地感覺到燈影並非靜物；它不僅不是靜止的，而且是動的、顫抖的，甚至是流淌的，使我想起印度的古典音樂，想起薛他。薛他是印度的一種很古老的樂器，彈奏出來的樂調總是顫抖的，流淌的，似有那麼一點點的幽怨、一點點的惶惶貫穿在其間。換言之，它受制於文化，更牽扯着彈奏者的思想感情。

說到文化，說到古典，以此體裁敘事，我們不也有琴瑟和鳴之說嗎？琴與瑟，都是樂器，二者合一，那樂聲之美教人神馳意遠，無比陶醉……

其實這盞燈的光於客廳，是起不了

什麼大作用的，它只是一種陪伴，在深夜夜晚陪伴着我看電視或靜坐。眼前有一盞燈，趕走無盡的黑暗，感覺很踏實，那其實是一種心的寧靜，是生活裏最值得珍惜的。而這靜，似一葉輕舟無聲地隱入泛着山色的煙水中。

一直以來都是喜歡水墨畫多過油畫。

以我個人的淺見與偏見，水墨清俊、自然、簡約而隨意，完完全全是一種無拘無束的放任。而油畫的濃稠，絢麗，則是一種勃然色變的明潮暗湧；狂野、粗暴，甚至是血淋淋的，痛苦萬狀，看了很不舒服。這是油畫給我的觀感。即便是羅浮宮裏的名畫，也會讓我有一種家仇國恨的憂傷。

所以還是水墨畫好。氣定神閒的，滿紙雅趣，有花香，有鳥語，一派幸福人間的景象——瞧，夾岸曉煙楊柳綠，滿園春色杏花紅。雁來雁去，紅了枝頭，又艷了荷塘。甚至乎連高傲的牡丹，也以個平庸俗氣的「花開富貴」題旨，滿紙興旺財源滾滾起來。這也都是好的，辰光興旺啊，但覺人生美好而不覺其俗。

看畫不求懂，無知者是快樂的，看了順眼就是好。感覺舒暢，那是美，也可以是甜；色味交融，賣弄點的話，你可以把這說成是「視谷宣紙上的意態動人」。歸根究底，人的情感本來就不多，若看一畫畫也得消耗掉大量的情感，未免太奢侈。

而水墨畫，是一氣呵成的，是成功或失敗，都無以更改。這恰如人生，不是既定的，可也有它某種的肯定，某方面的興衰與強弱。雖然僅僅是輕微的惆悵，業已不可回頭。

古城驚艷

碧華

繽紛華夏

在五月份的旅遊淡季來到了雲南麗江，本不帶特殊期望，但卻被驚艷了。

走在有八百多年歷史的麗江古城裏，古樸的石板路如蛛網般展開，迷路是再正常不過的。更讓人迷失的是，糅合了中原和少數民族風格的古建築迥邐其上，你會覺得自己穿梭回到了宋、元時代。那玉河水系縱橫交錯於古城小巷裏，造就了古城特有的水巷布局，家家流水，處處垂楊，三百多座形制各異的橋樑點綴其上，滋潤中見靈巧秀氣，卻也使人更添迷亂。但你不會因迷路而焦躁，你會不由自主地以全副心神去欣賞她，甚至希望可以永遠迷失其中，畢竟，漫無目的地在這裏閒蕩，本身已構成一種閒遊真趣。

作為一個著名遊點，麗江古城的確已高度開發，曲幽窄巷裏全是林林總總的商舖，但你不叫「嫌棄」它們，因為恰恰是這些店舖叫你遊興高漲，不論是琳琅滿目的少數民族工藝品店、民族服裝及首飾店，還是地道美食小店，以至枕河而築、被鮮花圍繞的酒吧食肆，都洋溢着惹人流連的風韻和情味，讓人不期然地忘憂其中。

購物狂來到這裏自是樂不思蜀，麗江特產如蠟染品、紮染品、銀器、駝鈴、東巴紙、納西壁畫、披肩、普洱茶、雪茶、手鼓等，無論那一種，都是一門學問、一本經，深藏着文化底蘊，豈獨是純粹的花費購物？

對這裏的歷史文化有興趣的，一定

要到木府看看。木府是麗江納西族木氏土司的衙門，明末旅遊家徐霞客在《麗江紀略》中說，木府「宮室之麗，擬於王者」。其建築宏偉輝煌，完全是明代中原宮室的建築風格；而府內玉溝縱橫的布局，又融入了納西族的傳統特色，相得益彰。那氣派不凡的議事廳和萬卷樓屹立於高原的藍天白雲下，「玉壘浮雲變古今」，低低地訴說着一幕幕引人入勝的「木府風雲」……。

愛慢活的不妨嘗嘗這裏的酥油茶，香港有絲襪奶茶，台灣有珍珠奶茶，馬來西亞有拉茶，都是自家獨有的地道奶茶，各具風味。找個地方靜靜坐着，呷一口酥油茶，再來一片雲南特產玫瑰口味的鮮花餅，或班戟似的麗江粑粑，已可消磨一整個悠閒的下午，古城就是有讓時間靜止的魔法。不喝茶也可到酒吧街喝杯酒，也是不少人的慢活選擇。

好動的大可到古城的四方街，那裏不時有少數民族歌舞活動，也有納西古樂、東巴儀式等表演。興之所至，不少遊人會加入到少數民族的歌舞行列，聯袂翩翩起舞，與衆樂，更見樂在其中。

喜歡欣賞自然風光的，沿古城玉河溯流而上到黑龍潭公園，就可尋得人間美景。黑龍潭公園是麗江古城玉河的源頭，也稱玉泉公園，被葱綠山林環繞的潭水如鏡如玉，無風靜止時能倒映出麗江著名的玉龍雪山，所謂「龍潭倒映十三峰」，美得眩人眼目，在高原明淨得讓人驚嘆的藍天白雲下，瑞士名聞世界的湖光山色也不過如此。

玉龍雪山下的麗江風光，就是瑞士少女峰山下因特拉肯（Interlaken）小鎮的風貌，怎不讓人驚艷？

HK人與事



在香港西鐵線天水圍站出站，穿過馬路，走下幾級台階，我來到一座六角形塔前。塔身坐在台基上，赭黃，三層

，磚砌，每層都有雕琢精美的屋簷。最下一層有個長方形大門，門楣上自右至左鐫刻着「光射斗垣」四個大紅字。中間一層的長圓形門楣上從右往左是「聚星樓」三個紅字，最上一層的圓門上方則自上而下豎排着「凌漢」兩個大字。走進去，香案上供奉香燭、水果，案後坐的神祇穿戴官服，官帽兩翼如戒尺般長而直，類似宋代文官制式，究竟是誰一時不得而知。坐在門旁的老阿姨十分熱情，操着「粵普」推薦架子上的免費宣傳冊，聽到我發問，又比比畫畫指給我其他景點的位置。

這是我參觀香港元朗區屏山文物徑的第一站。看了介紹，才知道這座磚塔大有來頭。它是香港現存最老的古塔，始建於六百多年前的明朝，當初矗立河口，面對前海灣，是「擋北煞，鎮水災」的風水塔。樓稱「聚星」，又名「魁星塔」、「文昌閣」，因為最上層供奉魁星，保佑在此聚族而居的鄧氏宗族子孫繁衍，書香綿延。據鄧族父老相傳，北宋時期鄧氏粵派一世祖鄧漢勳在此立村時，風水先生指出當地依山環水，注定子孫繁衍而千年不衰。唯二不足之處，一是附近的青山尖而高，旺火為忌，宜多水而濟之，二是西北有缺口，主北煞傷人。洪武年間鄧氏七世祖鄧彥通來此上任，築塔改變風水，保佑鄧氏。塔身原有七層，歷經風雨只剩三層了。我先前看到的神像大約是屏山鄧氏始祖的坐像。

元朗位於新界西北，三面環山，地勢平坦，是多山香港唯一的平原地帶。居民過去以耕田、養魚為業。一九八八年輕軌通車前交通不便，遊人罕至，如今還保留着鄉土氣息。屏山文物徑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開通的香港首條文物徑。但與內地越來越多的「歷史街區」不同，這裏風物「老舊」，景點標記不分明，也看不

詩說楊梅

飲食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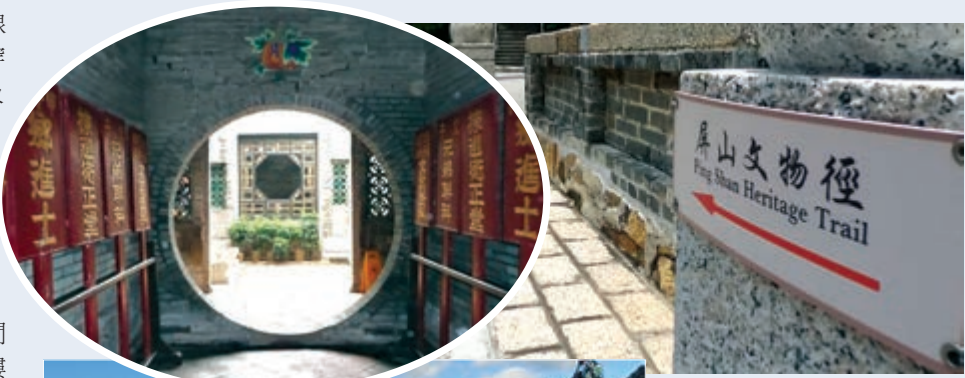


夏至過後就是吃水果的好季節了，枇杷黃了，西瓜熟了，紅彤彤掛在枝頭的不僅有荔枝，還有楊梅，而關於荔枝與楊梅的「爭鬥」，則是古來有之……

南朝詩人江淹有《楊梅頌》，說「寶跨荔枝，芳軼木蘭」。楊貴妃想吃荔枝，大唐王朝就得興師動衆；而楊梅在這裏，被視為超越荔枝的果品，可見其貴。而貴無非是因為稀罕。既然稀罕，用於待客、送禮，則為必然。唐代孟浩然某日接待朋友裴司士，作詩有道：「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看樣子他家種植了楊梅樹，客人吃到的是最新鮮的果子。宋代楊萬里、張鉉都曾贈過楊梅，並作詩致謝。明代李東陽做過內閣首輔大臣，有一次他收到一些楊梅乾，歡喜不盡，在致謝詩中描繪說：「霜乾淺帶層冰結，紅爛紛成萬粟堆」——原本難以保存的楊梅，能用這種形式流傳，倒也解決了很多外地人見不到、吃不着楊梅的遺憾。但我猜那價格

屏山訪古

馮進



▲◀屏山文物徑沿路擁有多個法定古蹟和歷史建築物

資料圖片

到香港別的景點旅遊大巴排隊的情狀。

走過長着水草、睡蓮的小池塘，和幾個自助遊模樣的年輕人擦肩而過，在標有上坑村、下坑村字樣的水泥路上徘徊，差點錯過了景點之一的「楊侯廟」。這座據傳有百年歷史的古廟坐落在一片荒地上，只有一進三開間。中間供奉的傳說是南宋末年抗擊元軍、為保護宋帝捐軀的楊亮節將軍，左手供奉金華娘娘，右手供奉土地公。遠看房舍泥色斑駁，我開始還以為是座荒廟，神像也不似內地的金碧輝煌。負責照看的似乎是附近村民，還想跟我借火柴點香燭。

再往前走，迤邐曲折到了鄧氏宗祠。這是香港最大的宗祠之一，也是屏山文物徑最神氣的建築。宗祠三進兩院，正門前兩旁有鼓臺，沒有門檻，卻有砂岩通道，據說這表明鄧氏曾有人位居顯要，也許因為這種布局說明他們可以乘八抬大轎進門？大門口的對聯為：「南陽承世澤，東漢啓勳名」，這是表明出身，暗示祖上為東漢將軍、南陽新野的鄧禹。門廳左右兩側的牆上張掛着介紹屏山鄧氏族譜和聚族立村來歷的牌子。正門往裏是春秋二祭的二門。第三進是鄧氏神樓，案桌後供奉祖輩

怡人



也不是老百姓能消受得起。

這類用楊梅待客送禮的古詩文特別多，僅陸游一人就留下一堆。他特別鍾愛項羽家鄉產的楊梅，反覆提及：「今年項里楊梅熟」、「頗聞項里楊梅熟」、「項里楊梅熟」等等。他還作《項里觀楊梅》說：

山前五月楊梅市，溪上千年項羽祠。小傘輕輿不辭遠，年年來及貢梅時。

可見，在陸游心目中，楊梅既是美食，亦為風景。即便退休後，他仍然對此物懷有深沉愛意，在《致仕後即事》裏，幾乎像江淹一樣「偏心」，說：「湘湖蕪（蕪）菜勝羊酪，項里楊梅敵荔枝」。可以說，文人們對楊梅的稱讚已成一大「俗」。而這份「俗」氣連一些和尚也沾染了，比如宋代釋寶曇，他的《送楊梅》中有句：「一賞風味足，無使妨盤飧。」

現如今，只要一到季節，楊梅就滿大街都是，價格很便宜，再也不會出現李白所言「玉盤楊梅為君設」的隆重情形了。但酷嗜此物的人也應有節制才好，中醫認為多吃楊

▲六月的楊梅正當季

作者伊圖

梅會損齒傷筋、發瘡致疾等等；而適量食用，則能生津解渴、和胃消食，還能解酒。另外，楊梅本身也可以釀酒，據說貴州苗族人釀造的楊梅酒後勁還特別大，只可惜我至今也未曾品嘗過。

成熟的楊梅通常是紫紅色，但也有一個變種為白色。在市場上我沒見過，據說味道不如紫紅色。較少有詩人稱讚白楊梅的，但在視覺層面，它有一種羊脂球似的美感。清代全祖望就很喜歡，說：「蕭然山下白楊梅，曾入金風詩句來。未若萬金湖上去，素娥如雪滿溪隈。」若有機會，也當去尋這白楊梅來嘗一嘗才是呢！

故宮建築

崇禎是懷揣麥餅進入乾清宮的，因為張皇后已經提醒他：「勿食宮中食。」宮裏宮外，到處是魏忠賢的人，崇禎就像圍棋裏的一粒白子，落入黑子的圍困中，凶多吉少。用文秉《烈皇小識》中的話說，「以子身出入於刀鋒劍芒之中」。

入住乾清宮的第一夜，崇禎沒敢入睡，漫漫長夜，成了對他的煎熬。他坐在黑暗中，時刻抵抗着瞋意的來襲，同時還要注意黑暗中的任何一絲變化，有風吹過，有燭火晃動，他都不會放過。有大監攜劍而過，他心頭一驚，把太監叫到跟前，讓他把劍送給自己，答應多給賞錢，才把他放走。

魏忠賢給他送來四名美女，這一招顯然是從鄭貴妃那學來的。但它只在朱常洛的身上生效，到了朱由檢的身上就失了靈，因為朱由檢對女色沒興趣，朱由檢的嚴防死守，與朱常洛的縱情聲色形成了莫大的反差。人常說，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時至今日，我們仍要疑問：因為朱姓皇帝，這做人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

崇禎帝伺機行事

祝勇

魏忠賢不相信有皇帝不愛女色的，他又祭出新的一招，使用「高科技」手段。他讓乾清宮的小太監手持一支香，躲在複壁內，讓繚繞的香氣挑動崇禎的神經。那不是一般的香，而是加入了春藥的香，名叫：「迷魂香」。即使像崇禎這樣意志堅定的人，也難免聞香心動。崇禎感覺到了這香氣非同一般，就讓太監尋找那香氣的來源，找來找去，才看見複壁內幽火閃爍，找到那名持香的小太監。一問，這一切果然出自魏忠賢的「設計」。崇禎不由發出一聲長嘆：「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

假若，崇禎如其父一樣，中了魏忠賢的邪招，在乾清宮上與美女們上演「車輪大戰」，那麼，後面就會有通利藥、紅仙丹緊跟而上，他就在劫難逃。

《易經》上說：「潛龍勿用」，意思是時機不利的時候，龍要潛伏在水裏，不宜有所作為。崇禎此時能做的，就是穩住魏忠賢

，以待時機。對於魏忠賢所有要做的事，崇禎都說好。對於滿朝文武頌揚魏忠賢的奏疏，崇禎「且聞且笑」。宮殿似乎還是從前的宮殿，朝廷似乎還是從前的朝廷，這讓魏忠賢放了心，以為這世界上沒人敢動自己的一根汗毛。然而，就在這份寂然無聲中，朝廷的局勢已經悄然改變——在崇禎的暗中鼓勵下，彈劾閹黨賢的奏疏越來越多，甚至有人給他列出了十項「滔天大罪」。面對日益「惡劣」的輿論環境，魏忠賢決定以退為進，向崇禎辭職，想拿皇帝一把。沒想到崇禎說，好吧，你辭職吧。魏忠賢突然傻眼，不知如何是好。

終於，崇禎登基兩個多月後，宣布了對「逆惡魏忠賢」及其死黨崔呈秀的處理決定：「本當寸殛，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二犯家產，籍沒入官。其濫冒宗戚，俱煙瘴永成。」不可一世的魏忠賢，被發配到鳳陽陵司香，財產全部沒收，家人也一律發配到



鳥不拉屎的瘴癘之地。

魏忠賢出發時，還不忘曾經的排場。在一千名衛兵的護衛下，四十多輛車組成的車隊浩浩蕩蕩出了京城，似乎這不是貶官發配，而是旅遊巡察。崇禎聞聽，拍案而起，下了一道諭旨，命錦衣衛旗校將魏忠賢緝拿回京。

魏忠賢走到阜城（今河北省阜城縣。南關，孤零零地在一所小旅店裏過夜。是夜，隔壁房間裏傳出《桂枝兒》小曲，曲中唱道：「勢去時衰，零落如飄草……似這般荒涼也，真個不如死」，那曲，彷彿是專門唱給魏忠賢聽的。魏忠賢知道，大勢已去矣，不

◀崇禎皇帝除魏忠賢黨一事常被用作影視劇題材

資料圖片

僅去了他身體的勢，而且去了他政治的勢。他是一個從沒感覺過恐懼的人，他「去勢」入宮，他陷害忠良，乃至他計劃由侄子魏良卿的兒子繼承皇位，他都沒有感到過恐懼，但此時，領到聖旨的一剎，一陣巨大的恐懼必當襲遍他的全身。這或許是他此生第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感到恐懼。他在房間裏轉了幾圈，把一根繩子甩到房樑上，然後，上吊死了。

崇禎皇帝乘勝前進，「盡逐忠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大明王朝似乎已「撥亂反正」。

故宮博物院至今藏有崇禎皇帝的一幅行書橫額，上寫：「松風水月」。運筆如行雲流水，瀟灑輕快。

魏忠賢死那一年，距離崇禎皇帝在乾清宮昭仁殿揮劍刺死六歲的昭仁公主，奔上景山投繯而死，還剩下整整十七載春秋。

（《乾清疑雲》之八，題為編者所加，本系列完結。）